

姜 春 华 医 话 拾 零

浙江省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 俞 桐 整理

说补法

《儒门事亲》说：庸工之治病，纯补其虚，不敢治其实，举世皆曰平稳，误人而不见其迹，渠亦不自省其过，虽终老而不悔。“虚者补之”，“实者泻之”，一般对虚者用补，料无疑义，但对实者往往怕攻，就犯了片面性。张景岳说：实而误补不过增病，病增者可解，虚而误攻，必先脱元，元脱者无法治矣。此话原只说虚者不可妄攻，妄攻的危害性大于误补，并非强调用补，更不是存心教人实而可补。奈少数医家不分虚实一律用补，纯堆补药以取媚，借景岳之说以饰非。误人不浅！

徐灵胎《慎疾刍言·补剂》说：病去则虚者亦生，病留则实者亦死。若果元气欲脱，虽浸其身于参附之中，亦何所用？又说：医者，以虚脱吓人，而后用补药媚人。他针对当时的陋习说：病人不怕病死，独怕虚死。他的议论同张子和一样，对于滥用补药者，是很好的针砭。

临床用补，是须认真从事的。张景岳说：气虚者宜补其上（人参、黄芪之属），精虚者宜补其下（熟地、枸杞之品）。“上”不仅指肺亦包括脾；“下”不专指肾也包括肝。前人将气属于上部，因肺主一身之气。脾虽属中焦，然论宗气则脾肺并称。景岳之意，凡培补其根本，上部为气之根，下部为精之根；气又为精之根，知其根则有所侧重；知其相互为根，则用药不偏。

精与气两者又相辅相成，张景岳说：有气因精而虚者，自当补精以化气；精因气而虚者，自当补气以生精。指出精与气互为因果。

可见补药亦须分别因果转化，不是把所有补药都堆上，来一个“什景大拼盆”。

张景岳又说：阳虚者宜补而兼温，清润之品非所宜（用桂枝、附子、干姜之品）；阴虚者宜补而兼清，辛燥之类不可用（用门冬、地芍之属）。

他的左归丸和右归丸二方，补阳中含有补阴，补阴中也含有补阳，是考虑了阴阳的互根。故王旭高在《医方证治汇编歌诀》注说：左归是育阴以涵阳，不是壮水以制火；右归是扶阳以和阴，不是益火以消水，与古方知柏八味、附桂八味，盖有间焉。可谓深得景岳补法三昧。

苦寒败胃

有的偏见笼统地说苦寒败胃，如黄连、黄柏、龙胆草之类，得病之初既忌，得病之后更禁。西医过去用奎宁少量作苦味健胃剂，其效信然。个人经验用苦寒药，只要有的放矢，并不败胃，有口服龙胆草9克，大黄9克，连服三月，越服胃纳益进者。证明苦味确有健胃作用，端在医者对症而投。

热病服药法

今人服药，不管退热药或调理药，一般日二次，早饭头汁，晚饭二汁。调理药这样服虽可，解热药就嫌时间太长。《伤寒例》说：作汤药，不可避晨夜，觉病须臾，即宜便治，不等早晚。这是说有病急治，服药不拘早晚。又说：凡发汗温服汤药，其方虽言日三服，若病剧不解，可半日尽三服。清代《吴鞠通医案》对外感热病服药法有：今晚一帖（剂，下同），明早一帖，今晚二帖，明早一帖，“煮成二碗，分三次服完”；“六钱一包，一时一包”；“周十二时八帖”；“分六包，时许一包”。他这种服药法，能使药力持续不断，是一种好方法。今作煎剂分二次服，大失吴氏立方之意。

凡发汗解热，例须温服，用其热促使汗出，冷服则不易出汗。若周身拘紧疼痛者，再加覆盖。至于辛凉解热药取温服，稍凉服亦无妨，不必覆盖。

后记：丙辰秋，桐间学于沪。兹翻检笔记，得姜师平素口授而未刊布之医话数则，以公同好。倘闻记有误，笔者任其咎，姜师无与也。